



中国纸质书籍设计迎来“黄金时代”

◆ 琳恩

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,成年人中,人均每年纸质书阅读量为4.7本,高于2019年的4.65本;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.29本,高于2019年的2.84本;31.6%的成年国民有听书习惯。

纸质图书阅读率和数字化阅读接触率双双上涨,但增加幅度明显是后者更快,另一边还有“来势汹汹”的有声书,很多人也对纸质书的未来做各种猜测:手不释卷这个古老的成语是不是哪天会被改为“手不释机”?“开卷有益”会不会变成“开机有益”?

然而,作为图书设计师,周晨却认为:“从设计师角度看,这个时间点正是纸质书发展的最好阶段。”

9种图书获评中国“最美的书”,并在2017年、2019年于德国莱比锡两度摘得“世界最美的书”,周晨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,正是基于国内图书设计行业的现状进行判断的。“现在的印制水平较之以往已大大提高,中国出版业还有手工艺的优势,技术条件成熟了,中外交流增多,审美多元化,对图书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但相应的是,设计师发挥的机会其实也更多了。”

设计的真谛

作为中国书籍设计的年度评选活动,已成功举办了18届的中国“最美的书”,截至目前共选出“最美的书”396种,其中有21种获得了“世界最美的书”称号。这些数据成为周晨对中国图书设计正处于“黄金时代”判断的侧证。

实际上,中国当代书籍设计方兴未艾,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力,国内外的频繁行业交流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小。国内书籍设计大师吕敬人、宁成春,都有在国外留学、师从设计名家的经历。“作为出版社同行,我的设计受到吕敬人老师、宁成春老师这些前辈作品的启发影响。”周晨1996年进入出版社工作,从担任美术编辑开始,已经有25年的图书设计工作经历,他坦言,自己的书籍设计经验,一方面源于同行前辈,另一方面也是来自美术编辑的工作实践与交流学习。

对于像周晨这样的设计师来说,除了几年一届的全国展之外,每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国“最美的书”评选,是他们期待的行业高光时刻。而由于上海的评选又和莱比锡“世界最美的书”对接,每年春天“世界最美的书”奖项公布之时,也牵动着他们的心。

“2015年,我曾随上海组建的中国设计家代表团参加过莱比锡书展,可惜那次中国没有作品获奖。”尽管如此,第一次亲手翻阅获奖的“世界最美的书”,这种直观的感受仍然令周晨记忆犹新,绝非在网上看获奖作品图片那么“单薄”。

“说得形象点,获得‘世界最美的书’桂冠的似乎都有点‘灰头土脸’。”吕敬人曾在媒体采访中这样描述国际评委们的坚持,“书籍审美不是单一以装帧好坏为标准,外在是否漂亮并不是主要选择,图书的整体美

春光正好,读书正当时。中国“最美的书”设计家系列展第一回“美编派——周晨书籍设计展”正在上海千彩书坊展出。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,四十多种图书设计作品,不仅诉说着设计师本人对纸质书的“深情”,作品展现的兴味盎然的东方情怀和江南神韵,也展示了国内图书设计的“软实力”。展览5月18日结束。

——编者

才是他们所看重的。”

十多年前,上海第一次举办“世界最美的书”展览,周晨观展时也有相似的感受。这些封面并不是一下让人感觉惊艳,但是通过时任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主席的乌塔·施耐特女士的讲座解读,周晨发现里面大有文章。“从外到里,书籍设计是一个完整的视觉叙事系统,叙事的节奏线条都十分讲究,独特的视觉语言、语法,就像导演一样,和我们当时的出版物形成很大的反差,给我的触动很大。”

“最美的书”评选就像是一个坐标,在广泛交流的纵向对照、横向比较中,周晨与不少国内设计师一样,开始从这个坐标中寻找适合自己的点。

“别人的嫁衣”

周晨经历过电脑设计软件尚未普及的“做黑稿”手工阶段,见证了电脑、手机普及对图书出版产生冲击的时代巨变,也在行业交流和碰撞中探索自己的设计路径和风格。这一切都让他与国内同行“和而不同”。

“和”——在于周晨对设计的整体性把握。按照他的理解:“设计一本书,就像为别人的作品做‘嫁衣’,需要设想一个合理的整体视觉塑造方案,编织一条紧扣文本并富有节奏的阅读逻辑线索,规划一个贴切合理的版面网格组织,定制一套合情合理的个性设计语法系统。”

“不同”——则在于周晨下了足够的功夫,慢工精酿佳作,在作品中带入了他“血脉”里的江南神韵。

摘得2019年度“世界最美的书”桂冠并获得多个国际设计奖项的《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》是周晨的代表作之一。作为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编审、艺术出版中心主任的周晨,是《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》一书的设计,也是书籍选题的策划者。

设计此书,周晨可谓十年磨一剑。光是为了找到和书籍文稿相匹配的纸张,他就费尽心血。在比较了一批又一批纸张之后,周晨摸到了一种老店铺用来包点心的纸,眼睛一亮。这种纸张色调暗淡、带有驳杂色点,手感粗糙,周晨却对其浓烈的民间气韵、生活气息情有独钟。“我从气质定位打造书籍形态,这本书不是文人的、厅堂的,

而是民间的、江湖的,这种纸正符合书中行将消失的老行当来自民间,朴素而鲜活的气质。”

为了这种纸,周晨在印刷厂反复比较筛选,纸张供应商找遍各地仓库,才找到够印刷同一批次的纸张。尽管事先做了印刷测试,但这款“仿古土工纸”上机印刷时常掉粉,印刷途中换了14块橡皮滚子,开机速度也比常规印刷要慢很多。

慢工精“酿”的过程处处充满波折,但周晨不为所动。受到古籍毛装本的启发,他甚至放弃了机械化的装订方式,选择了最传统的装订手段。用他的话说,“书籍周边的打毛工艺,可以把读者带到特定的阅读语境中。”不仅如此,他还进行了各种实验,最终敲定以“搓纸为绳,穿孔插入,灌胶后敲击固定”的方法。除了装订方式之外,书中的苏州码子也是周晨在淘旧书时发现的一种古代数字系统。将这种古老的标识排序应用到此书的设计中,也唤起了读者对古老数字系统的关注。

探索的空间

作为设计师,这些年,周晨或主动或被动地接触了大量江南区域地方文化的书籍,这让他在设计中拿捏传统江南韵味的手法变得炉火纯青。处女作“苏州文库”凭借素雅的设计在一众花花绿绿的旅游图书中脱颖而出。接下来的“忆江南”丛书,以纯正的江南蓝印花布与民国旧影相结合,成为图书藏家的心头好。而之后的《苏州水》《绝版的周庄》《泰州城脉》《阳澄笔记》《留园印记》,更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释放着传统江南的别致典雅。

“传统之中有很多好东西,值得我们学习,但绝对不是仿古拟古,我更愿意说的是汲古,汲古得新。一切最终要落在‘新’字上。”周晨认为,传统是背景,学习经典的目的是要了解那些东西已经有人做了,以及高度在哪里。学习传统是俯瞰来时的路,整理思绪,研究未来向哪里去。《老行当》一书出版后,周晨发起了“苏州码子字体设计大赛”,面向全球征稿,旨在将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应用到当下的文化创意中。而在另一部“世界最美的书”的代表作《冷冰川墨刻》中,周晨则强调了中国绝无仅有的刻墨作品的生动文化内涵。整本书以刀为线索,通过封面和扉页的刻痕,以及最后一组手拿刀片的展示,强化了刻痕符号。

当然,图书设计的乐趣所在还不局限于此。周晨坦言:“作为图书设计师、美编,我在编辑中了解江南文化,了解江南的手艺,江南的生活,与艺术家成为朋友。从冷冰川的原作中,了解他‘千刀万别’式的创作坚持,向陆康老师讨教篆刻,陪旅美画家吕吉人到平江路写生,留下《平江新图》。那这些也是我的乐趣所在。”

而面对正在变革中的阅读方式,周晨的看法显得“传统”却也充满哲理:无论书籍的形态面貌如何改变,设计师的审美能力和编辑经验的积累始终是需要的,无论是电子书还是纸质书,道理是一样的。



■ 展览海报



■ 《留园印记》



■ 《美食家》



■ 《陆康印象》



■ 《泰州城脉》